

## 序 言

男子已经意识蒙眬。女子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周围的景物，或许刚才猛地受到了撞击，才失去了知觉。

这一撞非同小可，驾驶座上已空无一人，车子正缓缓地向路边滑动，挡风玻璃的前端已接近没有护栏的路边。

女子双眼模糊，她在潜意识里想到，男子曾经告诉过她这一带的悬崖有两百米深。如果车子照此滑落下去——而此时那位男子却困在副驾驶席上神志不清。

得赶快想个办法……

女子挣扎着撑起了上半身，从后排座位上想伸出手握住方向盘，可腰部以下像蜡塑一样毫无知觉，身体一点也不听使唤。这是一辆运动型两开门小车，座位已经倾斜，打开车门十分困难。

女子绝望地把头扭向背后，蓦地从汽车后视窗看到了两名男人的面孔。没错，就是刚才还在一起喝啤酒的那两个人。正欲呼救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两个男人正凶神恶煞般地使劲推着车子。

谋杀？……

女子终于明白了。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反正要

被杀，这种绝望感反而唤醒她最后的理智，激发她最后的气力。

女子从随身携带的手袋里掏出口红，急不可待地吃力拧下盖子。

车身向前倾斜，沿着陡坡越来越快地向下冲去，刹那间几乎是垂直地从悬崖峭壁上冲下山涧。

在女子的眼前，汽车顶棚几乎贴着她的脸。在车子落下、身体失重的一瞬间，她拼死伸出手腕，用口红在车内顶棚上写下了向那两个男人复仇的咒语：“他杀”！

## 第一章 朝山路

别名“四国三郎”的吉野河发源于四国山地的中央——瓶之森附近，在德岛市附近流入纪伊海峡，是一条全长 194 公里，流域面积 3750 平方公里的大河。从高知县土佐郡大川村经长冈郡本山町附近的小盆地，到同郡大丰町往东流，尔后进入德岛县境内，形成山城町、西祖谷山村境内的“大步危”、“小步危”，由南向北纵贯四国山地。在池田町遇阻赞岐山脉，沿中央构造线折向东流。这条河汇聚了几条支流，创造了肥沃的田地，同时也容易引起洪灾，所以也被称为“暴河”。

可以这样说，四国阿波国的产业与文化历史，与吉野河休戚与共。其中，德岛藩大力培育和保护“蓝”的生产，充分发挥了吉野河的特色，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。德岛藩的治水方略大体上是无堤防政策，这是因为对于不能连作的蓝来说，洪水可望带来客土，使土壤得到改良。

17 世纪末，全国各地棉花的生产快速增长，作为棉布

的染料，蓝的需求量成倍增加。这时，从大阪移驻当地的青谷四郎兵卫，将蓝发酵制成一种叫“泥炭”的染料的技术传授到该地，从此阿波蓝独占全国市场，从江户中期到明治末期，吉野河下游一带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蓝生产地。其中心地带位于现在蓝住町附近。

板野郡蓝住町是昭和三十年“蓝园村”与“住吉村”合并而成，如名所示，对蓝的栽培与生产、流通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作为遗迹，可以看到当时的富商奥村家的“蓝馆”等等。蓝馆除了正房，还有西客厅、佣人房、仓库等十三处建筑群，被指定为德岛县文化遗产，炫耀蓝商富贵荣华的“蓝馆”，构成了蓝住町历史博物馆的核心。

平成九年三月，德岛县以蓝住町为首，从入海口的松茂町、德岛市，沿吉野河溯河而上的上板町、石井町，到著名的胁町，把这一带称作“蓝之路”。一直追溯到上游，包括吉野河中游以下，被命名为“蓝色长廊”，并公布了“阿波历史文化长廊构想”。

这一宏伟蓝图，除蓝色长廊外，沿海岸线，与阿南市、日和佐町、海南町组成“蔚蓝色长廊”；以剑山、祖谷等山乡为中心，组成“绿色长廊”。这一构想的目的是“把散乱的丰富的德岛县历史文化资源路线化（长廊化），让县民重新认识本县的优秀文化资源，让县外更多的人去广泛了解，以弘扬本地地区的活力和个性。”可以说，这是德岛县孤注一掷、扬名海内外的宏伟蓝图。

这一“长廊构想”公布的当日，浅见光彦恰巧在德岛县。

## 2

清晨，大雨倾盆。

从饭店的窗户往外望去，德岛市街道烟雾茫茫。这不是雾，这是瓢泼大雨像铅灰色的丝帘覆盖了整个街道。

“哎呀呀……”浅见像老人一样自言自语。

旅行采访难免遇到下雨，也谈不上什么辛苦。但一想到今天的行程，心里不免有些惆怅。

这次采访的目的之一，是探访四国八十八座寺庙中的前十座。大凡寺庙，都有很长一段院内道路，倘若山寺，还得让你攀登一段长长的石级。所以此行当然是以车代步，开车前往。

若是为了修行而步行前往的朝山者，也许必须“劳其筋骨，伤其肌肤”，但对与信仰毫无关系的浅见来说，岂止是难行苦行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

浅见驾车离开饭店向西行驶，雨大得连刮水器以最快速度摆动都无济于事。总觉得这架势仿佛是去西方净土的样子。

沿着十一号国道在鸣门市左拐，进入县道十二号线。从第一座灵山寺到第十座切幡寺，沿着吉野河北岸行走的“朝山路”大致是这条路线。

纵然大雨滂沱，但令浅见震惊的是，有的朝山者戴着白手套、打着绑腿，头戴一顶上书“结伴同行”的朝山笠正艰难地行走着；有的则没有备齐手套和绑腿，下身穿了一件白色运动短裤，一副现代风格的装束。

在白色的装束外面，罩上一件透明的塑料雨衣，尽管雨衣长及膝盖，但脚下积水飞溅，偶尔从身旁路过的汽车溅起一身的泥水。那握着金刚杖的手想必很冷吧？

普通的朝山者都是乘坐大巴蜂拥而至，集体念完“般若波罗密多”经文后，再蜂拥而去。浅见之流不是虔诚地戴着白手套、打着绑腿的人，而是装束简单，在普通的衣服外面套一件白色短袖上衣，戴一顶登山帽，借朝山之名行观光旅游之实。

在第一座“灵山寺”，立马接受了洗礼。这座寺院从停车场到正殿距离很短，一群朝山客下了巴士不用打伞径直跑进正殿，聚在正殿中央，跟在一位男向导的后面，一起吟诵“般若波罗密多”。

不知是跑步产生的热量，还是下雨的原因，大殿里热气腾腾，照相机镜头都变成雾蒙蒙的。可是这样反而营造出他们虔诚的氛围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浅见连忙按了二、三下快门，在没有遭到呵责前就退出了大殿。

八十八座寺庙中的最前面的几座寺庙，在当地最有人气，也容易接近。走上朝山路，道旁设有茶馆，迎接游人。初次出行云游八十八座寺庙的人一定会感到轻松愉快，惊喜不已。但事实上，从第十座开始，往后越来越险峻，寺庙与寺庙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去第十一座“藤井寺”还必须渡到吉野河南岸。鉴于此，浅见决定把此次采访定在到第十座寺庙为止。

第二座“极乐寺”白墙、朱漆的山门，给人印象深刻。17世纪中叶建造的大殿和主佛，据说是国宝级文物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里从停车场到正殿也比较近。

汽车下了县道时，发现山门下，一位母亲和大约 3 岁左右的小女孩正仰望着雨下个不停的天空，浅见拐进停车场停好车，便打开车窗，把镜头对准了她们。小女孩穿着白色的短袖上衣，袖管里却露出鲜红的毛衣袖子，比朱红的山门还要鲜艳，分外夺目。

这倒是一幅“有趣的画面”，以年轻的母女俩为背景，使人联想起意味深长的、各种各样的故事。或许，那位小姑娘的父亲因交通事故而亡，为祈求菩萨保佑而来朝山的。在使用长焦镜头的取景框里，那位仰望苍天的母亲的表情，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莫名的悲哀。

浅见默默地祝愿她们幸福。

第三座“金泉寺”，从外面走到院内距离比较远。以为雨暂时停了，可雨点又密集起来，真倒霉，刚离开车就给碰上了，使浅见怀疑起佛恩浩荡。不用说，即使打了伞，夹克衫的前襟以及下身、裤脚都被雨水打湿了。皮鞋也因浸了水而变得湿漉漉的难受。

第四座“大日寺”，因远离村落而成了山寺，四周紧挨着山，院内左边有一片茂盛的孟宗竹林，听说过去曾经几度成为废寺，寺庙格外宁静，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。浅见感到要为它做点好事，在这里第一次捐了香资。

在第五座“地藏寺”，大殿的后面，排列着五百罗汉，事实上这五百罗汉是这次采访的重点。浅见曾记得，在过去读过的推理小说里，有描写在旷野的天然石上雕刻的五百罗汉群塑中发现了尸体。这种故事情节，只有在特定的舞台设计上才会产生慑人心魄的效果。

所谓罗汉，是阿罗汉的简称。提起阿罗汉，使人想起历

史剧的明星“岚宽寿郎”<sup>①</sup>。阿罗汉是梵语，是指佛教修行的最高阶段，或者是达到这一阶段的人。这是了不起的人。可是，不管哪里的五百罗汉看起来都像个普通人，尽打扮成好好先生，没有给人一点伟人的印象。五百罗汉的脸型有的像自己，有的像自己的朋友。都是很有亲近感的塑像，也只有这种自然面目，才可以表达豁然洞察世上的一切吧。

登上地藏寺大殿旁边的缓坡，在开阔的院内，两边建筑内供奉着五百罗汉。地藏寺的罗汉都是木像，原是江户中叶制作的，大正四年因朝山者不慎失火而烧毁。据说现在的木像是后来重建的。大概是在短时间内匆忙赶制的吧。一座座木像尽管体积庞大，但有没有粗制滥造之嫌？总之，不值得作为文物精品来欣赏。衣服外面涂了朱砂和金粉，十分亮丽，但瞧着就俗气，不起眼儿，体现不出其风格。

老实说，浅见大失所望。虽然允许在大殿内照相，但一点也激不起拍照的欲望。除了浅见，观光客和朝山客都门可罗雀。浅见想，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实情吧？

### 3

经过殿内长长的走廊，来到紧邻大殿的地方，这里排列了众多的小佛像。数量即使没有五百尊，也的确相当多。木像已经发黑，在微暗的殿内，五官都看不清晰。不过这些可称得上是精致的艺术品。

“这些真精细……”见没有旁人，浅见禁不住发出了赞

原名高桥照市（1902~1980），京都人，日本著名电影演员。

叹声。

“嗯，棒极了！”从右后方传来了女性的声音。

浅见以为此处空无一人，所以吃惊地扭头看去。

从格子窗透过的光线的照射下，伫立着一个好像与房柱重叠在一起的人影。

“唉呀，对不起。”浅见连忙致歉。心想，她大概在沉思，也许自己扰乱了她静谧的思绪。

“不！”女子离开柱子，向出口处走去。瞬间，露出了她轮廓分明的侧影。

“唉，请等一等。”浅见突然朝女子的背影喊去，“照张相，可以吗？”

“行呀！”女子爽快地答应，她返回来，手伸向浅见，“按一下快门，我会。”

“不，不是。请让我给你照张相，以这些佛像为背景。”

“嗯？那……不行！”女子完全没有想到，她脖子朝后一仰，使劲摇了摇头，“这事，不行！”

“请不要那样说，光照佛像的话气氛不出来，也就是说得有陪衬，不是把你作为主角，请你答应。”

不等回话，浅见就撑起了三脚架。

“当陪衬？”

女子十分好奇，她没有拒绝。按照浅见说的那样站在佛像群前面，摆出了一个身体稍向后仰的姿势。在佛像中间她的脸侧面明暗界限模糊不清。浅见打算拍一张以佛像为中心、人陷佛像群中的景象。

“不用闪光灯，快门时间要稍长一些，请你不要动。”

对这些过分的要求，女子并没有表露不快。

她剪了个男孩似的短发，鼻梁高挺，椭圆脸，在小格子窗透进来的淡淡的光线的映照下，形成了给人感觉良好的白色的轮廓。

她身穿白里泛黄的雨衣，长及膝盖，尽管颜色不甚分明，但也不失协调。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，不，也许稍大一点？浅见一边窥视取景器，一边无聊地想象着。

照了几张佛像，最后把焦距对准女子摁下了快门。

“非常感谢，照了个好照片。”浅见边道谢边递名片。

“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主要写有关旅游方面的采访报道。如方便的话，请把地址和姓名告诉我好吗？等相片冲洗出来后给你寄去。”

“啊，你是东京人？”

浅见说话时无意中带有鼻音，尽管一点点，但语调里带地方口音。这附近的人，说话拖泥带水，相反远道而来的人往往简洁明快。

“你是本地人吗？”浅见边收三脚架边问。

“不是这个镇上的，是附近的胁町人。”

“呀，胁町，知道这个名字。是一个房梁上有税的名镇，是阿波蓝的集散地。别的还有什么？因我学习不够就不知晓了。”

“知道这些就够了。此外那里还是电影《抓住彩虹的男人》的外景地，其它也没有什么，是一个乡间小镇。”

“眼下正致力于古镇的保护与再建吧？”

“嗯，是啊，看来你还知道得挺多呐。”

“由于职业的关系，学到了一些预备知识。那里的学校、图书馆都盖得像仓库一样的建筑。”

“嗯！”女子高兴地笑了，“我就在图书馆工作，叫今尾贺绘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她低头鞠躬，刹那间从踌躇不前到自报家门。

“呵，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原打算明天去胁町采访，我们还会见面，许多不明白的事情还要请教你，到时请多多关照。”

浅见心里想，认识她真是有缘，但与菩萨无关。

“我是开车来的，可以的话，让我送你回去吧。可能的话，我们一起吃午饭怎么样？”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了？浅见边反省边说。

“不，我也有车子。我在这里只呆一会儿。”果然，她断然拒绝了。

“你喜欢佛像吗？”

“嗯，这……”

女子故意含糊其辞。浅见感到这女子与先前的亲切样子迥然不同，态度突然变得疏远起来。眼睛瞅着浅见的背后，看起来好像有同伴或者在等什么人。

考虑到明天还会见面，同时在不讨人嫌的情况下主动退出为好，浅见轻轻举起手，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就同五百罗汉和今尾贺绘告别了。

来时没有注意，在停车场，除了浅见的“滑翔机”轿车，还停着另一辆绛红色“J渡船”轿车，J渡船现在已经停产，这是日产公司生产的高级车种。

（啊，坐高级轿车……）

说在图书馆工作，看样子或许是出身胁町世家的大家闺秀——浅见怀着无聊的想象，驾车而去。

## 4

人们一般会认为，四国八十八座寺庙均是弘法大师创立的，但也不尽然。譬如，在今天行程的前十座寺庙中，从第一到第三是由行基菩萨创立的。从第十座往后，似乎也有相当数量的寺庙是行基菩萨创立的。

每个寺院，必定有像地藏寺五百罗汉那样的“宝物”。在第六座“安乐寺”里，有大师亲手栽的逆松。第七座“十乐寺”里，有真田幸村的煎茶锅。第八座“熊谷寺”里，有对保佑平安分娩灵验的弁财天。第九座“法轮寺”里，有弘法大师亲手制作而流传下来的涅槃如来像。

然后，第十座“切幡寺”的有名的东西，就是长长的石级。

与事前掌握的预备知识一样，切幡寺是个地势险峻的山寺，到山顶的石台阶是 450 级。刚开始攀登还可以，但爬了不到一百级，浅见就后悔了。

每爬一级台阶需 2 秒钟，单纯计算需要 900 秒。最多爬二三十分钟，就天真地认为爬到顶了。没有把随着台阶的增多人体的疲劳度也在增加计算在内。

所以，浅见赶紧改变初衷，返回车里，沿着盘山公路一口气开了上去。

在接近山顶的狭小平地上，建了一座殿堂，院内的尽头就是台阶，弯弯曲曲，看不见下面，驱车上山仍然是正确的选择。

观光巴士因不能爬坡，所以团体观光、朝山客很少来这

里。登台阶上来的人，一定是忠实信徒吧。在殿堂内有几位朝山客，看样子都很疲劳，但脸上却洋溢着满足感。

在殿堂最上一级台阶上，坐着一对中年夫妇，心不在焉地眺望着远方。两人都脚穿旅游鞋，其余都是正式的朝山客的打扮。浅见参拜结束后，恭敬地走近两人问道：

“对不起 请问从哪里来？”

以为会惊动他们，但两人用安详的目光看了过来。

“千叶县。”男子答道。对浅见不像香客的打扮流露出疑惑的神情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从东京来。”浅见递上了名片，“我是为杂志社写旅行记事的，这次是来采访朝山客的。”

“呀 那就采访我们吧！”

浅见扭头看了看同行的女子问：“你们是夫妻？”

“那当然 发现什么不对吗？”

男子露出俏皮的眼神。夫人也笑了起来。

“不，如果搞错了那就失礼了。”浅见害羞似的搔了搔头。

“我们是正式夫妻哪！”

“请问你们有几次朝山拜庙的经历？”

“唉呀，这次是第二次，上次是……唉……”

“六年前。”夫人补充说。

“呀 是这样啊。这次是七年祭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是谁遭到了不幸？”

“唉，我家小女。七年祭的时候，孩子她妈说要来这里，

我也有这个想法。所以就踏上了朝山之旅。我们普通人不中用了，刚想在这里歇歇脚……”

“这回就可以放松心情小憩一下了。”

夫人安慰丈夫似的说道：“呀，是啊！在这之前，争先恐后地往上赶，相当累了。着什么急呢？像要追赶美春似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下次就慢慢地行走吧。我感觉到即使现在不追赶，但总有一天会赶上的。一定……”

“嗯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…”

夫妻俩凄凉地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请问令媛……美春小姐当时多大啦？”浅见想，多么残酷的询问啊……

“正好十岁……如活到今天，也已经二十二岁了。走得太早了。”

“是生病走的么？”

“不是被过路妖魔害死的。”

平静的脸上浮现一丝凄楚的神情。

“噢……”

浅见顿时无言。

“她是因精神错乱而住院治疗，一去就没有回来。唉，说这些不中用的话干什么。”

“你……”夫人轻轻地把手搭在丈夫的手腕上。

“啊，明白了。那走吧！”

夫妇俩站起来，双手合十向主佛祈祷后，互相帮着穿上塑料雨衣。

“可以的话，让我拍一张你们的背影好不好？”浅见怯生

生地请求道。

“可以。不是有‘凄怆背影雨中行’这句诗吗？”那男子一边吟诵着山头火<sup>①</sup>的诗句，一边抬头望着阴雨绵绵的苍穹说道：“请拍吧，没有关系。”

于是，浅见轻轻点头致谢，与他们一起走向台阶。浅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，连续按下了快门，直到夫妇俩的身影在台阶顶端消失才回头。

## 5

经不住巨大广告的诱惑，浅见进入一家面馆，品尝了这里的特产炸锅面。味道自不待言，对因下雨而受凉的身子，这热腾腾的炸锅面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缓过劲来，接着赶路。下一站是祖谷溪。沿着国道 192 号线向西行，从因高中棒球赛出名的池田町沿国道 32 号线南下，到日铁土赞线的祖谷站附近左拐，就进入沿祖谷河边延伸的道路。

祖谷河是吉野河右岸的代表性支流，全长约五十四公里，两岸耸立着上千米到两千米的高山，可以说这是一条群山环抱的溪谷。相传平家的逃亡者，逃进了祖谷河深山，建了一个避难村。这里的地理环境完全与世隔绝，确实是一个秘境。

从与吉野河的汇合处向祖谷河上游进发不久，遇上的一处

<sup>①</sup> 山头火 (1882~1940)：原名正一，出身于山口市，日本著名的僧侣诗人。

陡坡，祖谷河突然向右急转直下，远远地消失在视野里。

道路铺上了一层柏油，但有些路段同沙砾路一样，不仅弯弯曲曲，而且路幅狭窄。本来阴雨的天气就灰暗，再加上路两旁黑黝黝的树木浓阴蔽空，对面来了车子相当危险，无奈只好开着车灯行驶。

所幸，这是一条车流量极少的公路，行驶了约二十公里的路程，交会的车子只有四辆，超车或被超车都没有。途中，有一处路边稍微宽阔的地方，从那里可以俯瞰祖谷溪。不知何故，在断崖突出部的一块岩石上，耸立着一座小孩撒尿状的塑像，虽说围着坚固的栅栏，但患有恐高症的浅见战战兢兢地向谷底瞅了一眼。尽管听说过，但比想象的还要可怕。几乎垂直峭立的悬崖高度大约两百米，祖谷河就躺在那遥远的谷底，仿佛一条银色的长蛇弯曲蜿蜒。

浅见飞快地拍完照，就惊慌失措地钻进了车里。他未曾想过，置身于钢铁和玻璃所包围的空间里，这样就靠得住了吗？不过，假如这辆车坠落山涧的话——想到这浅见就毛骨悚然。不，这不是假设，他想事实上坠车事故可能发生过了。

记不起哪个旅行指南上介绍，从那里约前行五百米，有名胜遐迩的祖谷溪温泉，这是一处相当大的建筑，备有柏油地面的宽阔停车场建在悬崖顶上，确实蔚为壮观。乘坐沿着崖壁升降的专用缆车，下到祖谷河附近，进入温泉。据说这很合年轻人口味，且生意兴隆，但即使给浅见一百万日元，他也不愿意乘坐。

在商店购买了祖谷的特产——荞麦面，继而与店员开口说出了坠车事故。店员大妈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哦，发生几起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要是掉下去就没救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无法救啦！都摔得粉身碎骨了。”

“是吗？嘿嘿嘿……”

只要想象那种情景，身子就一阵紧缩，浅见虚张声势地笑着说道：

“我担心会伪装事故杀人。”

“有那种事。”

“噢，真有吗？”

“真有。”

大妈脸上十分平静。一旦消除了恐高症，对杀人事情就不会觉得害怕了吧？

“那么，警察对杀人事件调查得很清楚了？车和人大概也摔得支离破碎了吧？！”

“是支离破碎的了。听说还留有遗言，只有‘他杀’两个字。”

“啊，是留下了便条吗？”

“便条什么的，怎么说呢？听说在车棚顶上用口红写下了‘他杀’两个字。一定是在坠落深谷前刹那间写上去的。”

大妈用毫不拘束的口气叙述着。浅见光是凭想象，就觉得头晕眼花似的。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，但眼看车子就要坠落悬崖之际，用口红在车棚顶上留下“遗书”，其冷静与勇敢实在令人佩服。

“那么，被害的是个女人？”

“不，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一起被害的，可是，假如没有那个留言的话，警察一定会作为交通事故处理的。”